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周雲鵬

通志卷一百九十二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六

後燕

慕容垂　寶　盛　熙　髙雲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慕末

北燕

馮跋 弘 馮素弗

後燕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虎來伐既還猶有兼幷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

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𢚩外以慕郤𢚩為名内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石虎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尅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懐以德坑戮

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録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為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隷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無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

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
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畧
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
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命人詭傳垂語於
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暐猛表全叛
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
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亡本猶懷首邱
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

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蹔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畧必懷遺俗之規方圖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為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

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三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

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執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吴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

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復見䄖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萬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帝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讌摴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

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幷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

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
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
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畧莫可以滅也
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
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
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
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
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

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

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
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
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
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
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
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
因其小隙便懐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
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

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苻丕所

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寅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

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家國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

見歸也大義滅親况於意氣之爾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别臭味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

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墻身要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

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彯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
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郥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
筭之竒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
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
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
廵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
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廹臣單赴限以師程
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

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黒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

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向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輙遏兵止鋭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来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来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

元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懐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虎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我失

籠之鳥非羅所羈脱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
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
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
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
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
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
重壅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
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

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来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覬奐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决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内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

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守死不降
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
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
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
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
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
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暐為苻堅所殺勸垂
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

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徳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稱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王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元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

馳勑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幷州慕容農攻尅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元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

長史叚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隷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戩后叚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

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叚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髙陽王慕容隆録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為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屐翟遼慕容農

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妻會上疏請以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制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

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
滑臺釗擕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
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
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
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
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决矣且吾投老
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
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晋

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州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卒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為二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尅晉陽垂進圍長子

永將賈韜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户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廩邱陽城皆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

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游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

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鋭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領遣寳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寳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

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

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
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
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
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偽位大赦境內
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禄大夫
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
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
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

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畧垂深竒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官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毁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賛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毋段氏為皇

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彊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無倍若逆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鋭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彊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内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栢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軍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

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来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説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専任方事習驕所致豈

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宫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賨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賨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杜稷會不從寳謂豐隆曰觀
會為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豐宸曰寇賊
内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隐
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内相誅戮有損威望寳曰
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
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
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黄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

二十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幷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淫奢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饑公卿

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

龍城以慕輿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叚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輿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

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輿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内黄衆皆響會尅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諡寶惠愍皇帝

廟號烈宗皝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沖為叚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進爵為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感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感舍之宮内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感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感遂相與謀感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佷淫荒事汗無禮感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内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

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無內有蕭墻之難
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
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
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
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
如廁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
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
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

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竒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竒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寳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為

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攺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無搥撻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緑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攺東園為白雀園盛好為奇詭之論嘗聽詩歌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經傳歌德於管弦不如吾太宰桓王輔少主勲道之茂乃命中書更為燕頌桓王慕容恪也

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監郎敷于東堂論難言周公權詐未為忠聖伊尹挾智蔵仁成君之惡辭語不經故畧之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将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

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侯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
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
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
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
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
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西
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
盛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

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
避難衆情離異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其節早以刑餘之
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録其忘身之功
免其邱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
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二萬
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尅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
餘戸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十有
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

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
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
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
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
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
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禁兵襲
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
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揺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

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威遂
輦升前殿中約禁衛名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
至而威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
興平陵廟號中宗威幼而羇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
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
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
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
所以卒於不免是歳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叚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

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叚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寳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年曰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司隷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宫問以疾

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内基廣三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

豔好微行游讌熈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熈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熈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畧百餘人熈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熈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

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

甞季夏思凍魚臈仲冬湏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擗踴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宫内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毁其襚韡中有弊氊遂賜

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户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内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一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

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之熈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隐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熈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熈二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来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

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謡言焉

高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竒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宫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改圖之跋

逼之曰慕容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令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

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熈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懐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劒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偽謚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桀所推常内懐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日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西秦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馬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

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
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
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
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畧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
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
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
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
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

涅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涅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欻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悦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

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
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
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
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
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
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

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

將乙旃音涅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
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
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漒川甘松匡
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
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
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
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
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

侯悌率衆三萬餘户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鮮卑没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二千獲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

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偽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

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還于金
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
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
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邉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
於是聲振邉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
留犍叱豆渾及南邱鹿結幷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
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
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

隴山既而擁衆来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
將沒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
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
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
屯青岍寶進追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
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
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
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

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劒責軻殫等以不赴救之罪軻殫懼率騎赴之

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邉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翟瑥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讜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羌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益州狃於累勝不為備

為乳所敗諸將請罪乾歸引過歸己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戸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吕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勸乾歸遣愛子以退光師乾歸從之乃稱藩於光遣子勑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吕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元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

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為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為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鸇武允

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鮮卑疊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

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勠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還于栢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還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與諸豪帥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

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兾存脣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

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

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署主客尚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磐攻尅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乃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

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畧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户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邉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

俘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

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

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

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

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

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

之乾歸畋于五谿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

公府所弒幷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

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幷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髪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

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為相國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于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户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

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别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

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秃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劒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秃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户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爲驃

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彊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湟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

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雲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雲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户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于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尭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于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歳曇雲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奕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雲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翅景為尚書令

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
鮮畢烏地延率户二萬降於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
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孫等
率户五千以西還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
之提孫等歸降熾磐以提孫姦猾終為邊患税其部中
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孫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
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
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寛仁有雅度自可安土

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還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傉為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傉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户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覔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覔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户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

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
氏受禪以宋元嘉五年死子慕末字安石䟦
慕末即位改年永弘立其妻梁氏為王后子萬載為王
太子初尚書隴西辛進甞隨熾磐遊後園進彈烏丸誤
傷慕末母面至是慕末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
羅烝熾磐左夫人秃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
什寅謀殺慕末使秃髮氏盜門籥籥誤門不開門者以
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

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曰養及去列頗有怒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内外崩離部人多叛元嘉七年慕末為赫連定所攻遣其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閭道請迎於魏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魏人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内徙慕末從之八年赫連定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率衆

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侍中岀連輔政等奔赫
連定師慕末窮蹙輿櫬出降韋伐送于上邽慕末太子
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
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
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
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
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閒衆至萬餘人會
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赫連定遂殺慕末夷

其族慕末在位四年始國仁以晉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七載而滅

北燕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畢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寛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勤

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甞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内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濵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万泥曰頗有見不万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虎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

曰熙今昏虐無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王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万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畧不恒志於靖亂埽除凶桀皆公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晉義熙五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分遣使

者廵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
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
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
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万泥為驃騎大將
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
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
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
陳為鎮西大將軍幷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

将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
難為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
差尋而万泥抗表請代跋不許仍加開府儀同三司明
年跋以禮葬高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韮町置園邑二
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万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
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
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万泥曰乳陳有至謀願
與叔父圖之万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

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万泥万泥欲降乳陳按劒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是夜乳陳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䟦下書悉除前朝苛政令守宰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畧令既而

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置弗勤宜肆諸朝市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彞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許之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

處之於營邱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䟦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傜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河間人褚匡

請迎跋僞邦宗族跋許之署𫝊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
加資遣𫝊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
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
莫奚降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督人植桑柘及
禁境内厚葬申勑有司令奉行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
怒其不稱臣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
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名太史令閔尚筮之
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勃

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冡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恱吕黎尹孫伯仁謂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也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劔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

怏怏有不恱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邉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巳下子弟年十五巳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蠑蠕斛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

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至黑山殺斛
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
書郎李扶報之蠑螈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義
熙十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天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
穆以為兵氣勸跋還魏使奉職貢跋不從魏明元詔征
東大将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剋而還
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
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隂也

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
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廵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孤老不
能自存者賜以帛穀有差跋立十二年而宋氏受禪元
嘉七年跋有疾跋長子永前死立次子翼爲太子至是
跋輦而臨軒命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妾宋
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上疾將瘳柰何遽
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宫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
絕内外遣閽寺傳問而已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

疾唯中給事朝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射殺女御數人跋驚遽而死弘遂即偽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散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跋諸子百餘人跋在位二十二年弘立偽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長谷陵

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授侍中征西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汲郡公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既殺翼自立乃與宋氏通和明年改年大興立其夫人慕容氏為王后元嘉九年秋魏太武親討之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弘嬰城固守八月弘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固帶方建德冀陽郡皆拔之九月太武引兵西還徙成周營邱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弘尚書郭淵勸弘送款獻女於

魏乞為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結怨已深降附
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初弘元妻王氏生子崇封長
樂公崇於兄弟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后而王氏不
得立至是復立慕容氏子王仁為太子黜崇使鎮肥如
崇母弟廣平公朗及樂陵公邈相與亡奔遼西說崇降
魏會魏主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如魏請舉
郡降魏主封崇遼西王録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
假授文官尚書武官征虜已下弘聞之遣其將封羽率

衆圍崇魏主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魏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十一年弘遣其尚書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弘大怒殺之復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文帝封弘為燕王江南謂之黄龍國魏主又詔樂平王丕等討弘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峪復勸弘速遣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遣其臣陽伊求迎於高麗十三年魏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

將軍古弼討弘攻白狼城克之高麗王璉遣將葛居盧等率衆數萬隨陽伊迎弘弘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夏五月弘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弘之出城也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弘得逸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先是弘國有狼夜繞城羣嘷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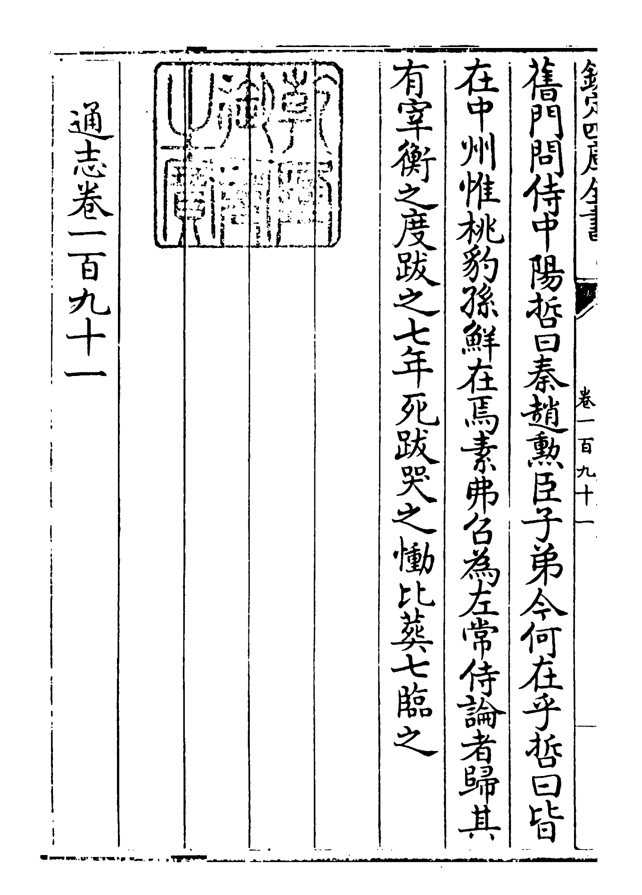
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尾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其妖異如此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其太子王仁弘怨忿之遣使求迎于宋十五年魏主徵弘於高麗高麗乃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

人僞謚曰燕昭成皇帝始跋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僭號至弘三世凡二十有八載而滅弘子朗邈邈子熙在魏

外戚傳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竒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産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熈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宫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邱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絶申拔


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名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慟比葬七臨之

通志卷一百九十一